



农业生产经验丛书

除四害 讲卫生 人寿年丰

中共广东省委办公厅编

广东人民出版社

除四害 講衛生 人壽年丰

广东省委办公厅編

*

广东人民出版社出版 (广州大南路43号)

广东省书刊出版业营业许可证粤版字第1号

新华书店广东分店發行

广东人民印刷厂印刷

*

統一書号：T14111·8

書号：1171·787×1092 1/32·1 印張·22,000字

1958年4月第1版

1958年6月第2次印刷

印數：30,121—100,120 定價：(5)九分

編 者 的 話

农业合作化以来，本省各地农业生产，取得了很大成績，有很多农业合作社获得了显著增产，創造了许多丰产纪录和先进經驗。为了使这些經驗得到推广，以促进全省农业生产大跃进，提前实现全国农业发展綱要40条，我們將材料收集起来，編成一套“农业生产經驗叢書”。这套書內容很丰富，有水稻、杂粮、甘蔗、黄麻、油料等作物的高产經驗；有兴修水利、消灭水旱灾害的經驗；有制造肥料、积肥、种植綠肥的經驗；有发展养猪、耕牛、漁业、养蚕生产的經驗；有改良农具和运输工具的經驗；有开发山区经济、造林綠化、水土保持的經驗；有开展爱国卫生运动、消灭四害的經驗；还有关于政治思想工作大跃进，以及全面广泛系統地利用废物的經驗等等。这些經驗介紹得很具体，很切合实际，值得大家学习。但應該說明，各地在农业生产和全面工作大跃进的浪涛中，后浪推前浪，先进更先进，新生事物、先进經驗不断出现；在这套書里面，一定还有许多新的經驗未及編进去。为了补足这个缺陷，我們將繼續收集更丰富、更生动的材料，編出更多更好的書。

目前，全省各地正在贯彻党中央提出的“鼓足干劲，力争上游，多快好省”的社会主义建設方針，掀起了比先进、学先进、赶先进的生产高潮，争取提前五年实现农业发展綱要40条。在这个高潮当中，我們出版这套書，希望能起到鼓舞和推动作用，通过大家的努力，讓这些先进經驗在全省各地普遍地开花、結果！

1958年4月

目 录

岐乐社坚持爱国卫生运动的主要經驗

.....中共乐昌县委员会(1)

四害上天无路，入地无門.....黄 越(10)

搞好衛生，年年增产

——介紹爱国衛生模範單位群星农業社

.....广东省惠陽專員公署衛生科(18)

苦战二十天，躍居“四无”鎮

——廉江县安鋪鎮开展衛生运动均经过

.....中共湛江地委消灭四害指揮部(24)

岐乐社坚持爱国卫生运动的主要經驗

中共乐昌县委员会

乐昌县岐乐农林業合作社，全社一百三十二戶人家，疏疏落落地分布在群山密林中的二十六个自然村里。就是这样一个处在偏僻山溝里的岐乐社，农民們听共产党的話，用自己的智慧，拿出了愚公移山的决心，把衛生运动搞起来，一直坚持下去，并且搞得一年好过一年。

現在的岐乐社，到处呈現出一片整齐、清潔的新气象，农民住的虽然都是又窄又矮的泥屋，但家家户户都窗明几淨，各种用具放得整整齐齐，空場上看不见垃圾，見不到杂草，也見不到污臭水。厕所加了盖，粪堆也封上了土，蒼蠅、蚊子、臭虫、狗虱已經基本消灭。过去流行的瘧疾、痢疾和天花、麻疹等病痛也已經絕迹。这里，分用面巾，早晚刷牙，使用公筷，設置痰盂早已成为每个人的衛生習慣。妇女們还改变了千百年遗留下来的經期用破布、蹲在地上生孩子的狀況，人人使用月經帶和消毒草紙，采用新法接



在清潔的岐乐村里，水井加上了蓋

生。岐乐社过去人口年年下降，从1951年起因为人人講究衛生，人口不但停止下降，反而逐步增加了，現在全社已由1954年的五百二十九人增加到五百七十九人了。一切事实証明，衛生运动显然已使这个穷僻山村的面貌起了根本的变化。

人們会問：也許岐乐社过去就有講究衛生的傳統！居住条件比任何地方都好！不，事实完全不是这样。且看看岐乐社的过去吧！

在国民党反动派統治的时候，这里千亩良田，万亩山林都給地主霸占，住在这里的一百三十多戶劳苦农民过的日子实在太苦了。他們沒得吃，沒得穿，住的是用杉皮木料搭成的房子，陰暗潮湿，塵埃滿布，人畜同居，很多人家床底下就是雞舍，畜糞、垃圾隨地堆积，溝渠臭水長久不加清理，蚊蠅到处孳生。在那样的年头里，瘡疾、痢疾等病痛年年流行，严重威胁着住在这里的貧苦农民。抗战期間的一年，該乡的老屋子村七十多人，除二人外全部患瘡疾，农民邓盛才一家五口，有一年因患痢疾，四天內便死去三个人，剩下他和他的母亲兩人，也患了惡性瘡疾，長年不能劳动。最严重的是四十多戶人家的唐家洞村，1947年秋天，一場痢疾便死去小孩二十四個。疾病使这里的人口年年下降，1937年，这里本来有六百多人，到1949年时，只剩下五百一十一人了。当时，岐乐乡被人称为“發人瘋”的“絕地方”，在外乡流行着“有女不嫁岐乐乡”的話。

是什么时候才开始改变这个被称为“絕地方”的乡村的面貌呢？人們的回答是共产党来了的时候，是人民当了家作了主的时候。

兩次發動，兩次失敗

是1952年的春夏之間，党和政府为了領導群众粉碎美帝国

主义进行的細菌战，曾在岐乐乡先后發动了兩次爱国衛生运动。但是这兩次爱国衛生运动，一方面只是在群众中作了一些空泛的宣傳，群众沒有發动起来，另一方面，就是不根据群众觉悟水平，布置工作一大堆。为了完成“四淨”“五灭”等任务，还要群众停下生产来搞衛生工作，以致搞衛生影响了生产。当时，不仅群众怨言很多，全乡十二个干部中有八个也表示不干了。总之，当时不管是干部或群众都認為“土改剛完，田荒地廢，搞生产時間还不够，那有多余時間来搞衛生工作”。也有的人認為搞衛生是不頂事的，人的命运是“天注定”，病是“运气”不吉利，他們只希望“观世音”能給他們消灾去病。結果，这兩次衛生运动，只是一小部分積極分子搞了一下，就象“一陣風”一样过去了。

这兩次运动的失敗，虽然使一些曾經積極参加衛生运动的干部和積極分子泄了气，但是，当时岐乐乡的乡長潘保生（現是岐乐社党支部書記）、副乡長潘木养（現是岐乐社社主任）和乡委員潘村森（現是社副主任）等几个人却沒有在困难的面前退縮。1953年夏天，他們在区委会的鼓励和帮助下，又領導群众开展了第三次的衛生运动。

算賬、訴苦，挖出根子

接受了兩次运动失敗的教訓，乡干部一开始就注意在群众中做好宣傳教育工作，扫除群众的思想障碍。宣傳的办法是回忆疾病的痛苦，算疾病帶來生产、金錢、人命三落空的賬，說明过去死这样多人，生活这样苦，是由于国民党的压迫和地主的剝削，使农民穷得无法講究衛生所造成的。

在做法上，首先打通干部思想，通过干部發动群众，并要求干部帶头搞好衛生，做出榜样。除了分別举行各种會議外，还动員了村里的小学教师、小学生、青年等組成宣傳队伍，深入到各

家各戶進行宣傳。在幹部會議和群眾大會上，潘保生帶頭訴說傳染病使他在兩年內先後死去五個親人的痛苦。在他的啓發下，幹部會議和群眾大會變成了訴苦會，到會者一字一淚地哭訴過去在舊社會由於疾病流行造成家破人亡的悲慘日子。這兩場訴苦算賬，激發了人們和疾病作鬥爭的決心。許多人都說：“只有共產黨是最關心人民疾苦的，我們一定聽黨的話，講究衛生，增加生產。”

訴過苦後，很多婦女就連夜洗台凳，打掃房子。第二天，在幹部的帶動下，一個以室內外大清潔為中心內容的愛國衛生運動就掀起了熱潮。家家戶戶除了把屋內外打掃干淨外，還清理了門前屋後的臭水和堆積多年的垃圾。幾天的衛生運動，就使這個骯髒的鄉村變樣了。

講事實，說道理，推行制度

從這個時候起，岐樂社怎樣把衛生運動深入開展和長期堅持鞏固下來呢？一條最重要的經驗，就是這個社的黨支部能夠在每推行一項衛生制度時，經常向群眾進行政治思想教育和衛生常識教育工作，並根據群眾的思想情況來作通俗的講解。例如推行人畜分居時，有的人因怕麻煩，不將豬欄、牛欄搬出屋外；有的人不知道蚊蠅是怎樣產生的，也不愿搬。於是黨支部一面組織大家討論蚊蠅是從哪里來的，一面發動大家到豬、牛欄去仔細觀察，發現欄中的污水果然長着孑孓。這樣，大家就都愿意把它搬走了。在宣傳中，幹部還注意以社內的真人真事來教育群眾，如推行使用公筷、設置痰盂時，就以老屋子村社員潘金芳三代患肺病的事例，說明不用公筷、隨地吐痰，病菌就會隨着筷子、口痰傳染給別人；動員群眾分用面巾時，就以三代都染上砂眼的潘玉太的事例，說明這就是一家子合用一條面巾，互相傳染的結果。通

过这些事例，教育群众要把眼光放得远大些，如果只计较眼前的小花费、小麻烦，就会影响一生的健康和幸福。象这样既通俗又生动具体的道理，群众很容易就接受了。

干部动手，带头示范

在推行各种卫生制度的过程中，党、团员和干部们不但向群众宣传，而且都能亲自动手，带头示范，给群众做出榜样。老屋子村在初次开展大扫除时，村里有一条长年积满了污水垃圾的臭渠，起初群众都不愿动手，妇女主任潘翠兰就第一个下去清理，全村的群众在她的带动下也就动了起来，在一天内就把臭渠清理好。对于一些抵触思想比较大的群众，干部们就不辞劳苦去登门拜访，一边向他们耐心解释，一边动手帮助他们搞好卫生。八十多岁的老太爷潘镇胜，起初见到儿子、媳妇们吃饭时用公筷，以为儿媳们见他老了嫌他脏，气得发脾气大闹。潘保生知道了，就向他解释用公筷可以避免传染病的道理，还问他：你患了肺病，你愿不愿意儿媳们也患上肺病呢？他说：“原来用公筷有这样的好处！”当天吃晚饭时他就自动用上公筷了。

在对群众的宣传教育工作中，县、区卫生部门都给岐乐社以积极的支持和帮助。当社里教育社员不要喝生水时，群众都不相信喝生水会生病，区卫生所的人员特地带了幻灯片、显微镜等给群众看，当大家在显微镜里看到生水中的细菌时就都相信了。

破除迷信，讲究卫生

由于宣传教育工作做得深和透，现在的岐乐社再也没有人相信“观世音菩萨”能够治病，说生病、死人是“命”不好了。如岐门村一个七十多岁的老太婆孔新喜，过去早晚点灯、烧香求神拜

佛，現在懂得只有“衛生之神”才能显灵之后，她亲手把亲自供奉了一辈子的“菩薩”丢到河里去了。一个去參觀的同志曾故意問她：“你老人家过去不是拜‘观音菩薩’的嗎？現在那尊菩薩到那里去了？”她很干脆地回答說：“早給水冲走了。”又如曾做过巫师的潘印生，解放前他以为巫师能治病，便跟巫师作徒弟，学上了一套法术，1952年岐乐乡开展爱国衛生运动时，他思想抵触很大，認為生病与鬼神有关。1953年他父亲病了，可是用尽自己的法术并沒把病治好，請了师傅来医治，也不見效，正在非常危急的时候，乡里干部帮他請来了医生，经过細心的治疗，很快就把他父亲的病医好了。習慣势力总是不容易打破的。这次的事实，仅仅对他的迷信思想稍稍动摇了一下，但是他还是相信鬼神。直到这一年的冬天，他自己患上严重眼病，用尽法术不灵驗，日日服藥不見效，后来到乐昌衛生院才医好。从这个时候起，他知道只有講究衛生，才能保証人人身体健康，便改邪归正，参加农業生产了。

由于宣傳工作做得又深又透，現在的岐乐社，就是三、五岁的小孩子，也能講出一套衛生常識，男女老幼都养成了爱清潔、講衛生的習慣。現在岐乐社每个村子都建立了每天每戶輪流打扫环境衛生的制度，并設了一个值日牌，牌子挂到那家門口，就由那家自觉地打扫公共場所，并且負責檢查各戶的衛生；各个村子，每十天开展一次衛生积肥运动，全社进行大扫除。

現在岐乐社的农民有“三怕”：一怕外来客人不遵守他們的衛生制度；二怕群众有事外出，干部到区到县开会，把傳染病帶回来；三是媳妇怕回娘家。有一个娘家在外村的媳妇陈火娣，新年回娘家，原打算住上六、七天，但是一回去，便嫌娘家骯髒，不講究衛生，感到不習慣，只住了兩三天就跑回来了。

衛生运动与生产紧密结合

几年来，岐乐社开展衛生运动都是与生产工作結合起来进行的。

岐乐社有五百多亩稻田，林地一万五千多亩，而全社只有二百七十个劳动力，每个劳动力的負担很重，开展衛生工作时，起初农民都存在着怕搞衛生影响生产的思想顧虑。当时，党支部根据这种思想，除向群众講清楚搞衛生就是为了搞好生产的道理外，还采取了一系列切实可行的措施，使衛生工作与生产工作紧密结合进行。首先党支部和社委会，直至生产队、生产組，在制定生产规划和作業計劃时，都把当时需要做的衛生工作计划进去，平时在各种會議上布置生产工作时，都把計劃里的衛生工作一齐布置。在党支部和社委会的领导下，專門建立了一个衛生工作委员会来指导和檢查督促衛生运动。檢查生产时，同时檢查衛生执行情况。这样，不仅保证了衛生工作不会影响生产，也保证了衛生工作不致被緊張的生产任务挤掉。

岐乐社的經常性衛生工作(如打扫、洗擦等)不使用主要劳动力和不占用劳动時間，只由在家煮飯、帶小孩的附帶劳动力担負起来。当时党支部为了这个問題还發動群众討論决定，由男人多做一点农活，稍为分輕妇女的工作(如砍柴、料理家务等)。至于各村庄一月三次的大扫除，虽然要少数主要劳动力参加挑糞等劳动，但这是和生产积肥运动結合进行的，就不是“耽擱”生产了。

岐乐社开展衛生运动的經驗証明，衛生运动不但不会妨碍生产，相反，还有力地推动了生产的发展。几年来，由于搞好了衛生，减少了疾病和死亡，从事劳动的人大大增加，同时群众健康有了保障，生产勁头大了，出勤率和劳动效率也显著提高。岐乐社办社三年来，社員的出勤率一直保持在98%以上，因病缺勤是

很少見的。勞力足、干劲大，社里的生產也一年比一年好，社員收入年年增加。1954年全社收入八百多担谷子，而1957年收入便達到一千八百多担，增加一倍以上。平均每戶社員的收入由1953年三百九十六元增加到1957年的五百六十八元，七成以上農民过着相當于當地富裕中農生活。糧食增產的原因固然很多，但積肥多、勞動力強，畢竟是增產的兩個重要方面。

花錢不多，办好事情

岐樂社是本着勤儉辦事業的原則，開展衛生運動的。該社在開展衛生運動幾年來，都是從當地的實際情況出發，因地制宜，就地取材，并隨着社員收入水平的逐年提高而進行衛生基本建設的。比如前幾年農民生活還不算好，他們就用本地出產的大竹筒代痰盂；辦社后，生產搞好了，收入增加，他們就花了几角錢買瓦制的痰盂。過去花三几角錢剪一尺布做四條面巾，現在生活提高了，用毛巾代替布巾了。簡下村過去的水井只用木板蓋着，現



每隔十天就要舉行一次全村大掃除

在群眾積極捐錢買水泥進行改良。村子里的水渠，為了排水方便，他們不花一個錢，就地用鋸枕木剩下的木板皮代替磚石裝置好水渠。這個社還依靠自己的力量，辦了一所頗具規模的衛生站，請來了一個中醫師，負責巡回治療和開展衛生運動的技術

指導。衛生站有中藥也有西藥，看病一次收費兩角，用藥照價收錢，衛生站的經費除看病收費外，不足的由社的公益金補助。衛生站建立起來之後，很受群眾歡迎，他們不用到二十多里以外的小鎮去看病了。

搞好了衛生，也搞好了生產，農民收入增加了。雖然搞衛生要花一點錢，但比較起來是算不了什麼的。岐樂社的農民說：“費一點點錢，換來人口平安，疾病消除，增產增收，改善生活，真是太好了。”

鼓起干劲，繼續躍進

去年冬天，岐樂社規劃在兩年內徹底消滅四害。但最近在各地洶湧澎湃的愛國衛生運動高潮的推動下，該社黨支部和社委會分析了有利條件，批判了右傾保守思想，鼓起革命干劲，堅決躍進，決定今年4月份以前就徹底消滅四害，做到進一步改善環境衛生和個人衛生，美化村莊。他們將首先繼續大力消滅蚊、蠅孳生地，改變在豬、牛欄內積肥的習慣，使豬、牛欄經常保持干爽、清潔，每半月進行一次“五光”，（垃圾光、灰堆光、糞便光、雞屎光、尿桶光），使廁所、糞缸、尿桶做到無蛹、無蛆、無臭。3月份，全社開展一次除蠅蛹工作，並陸續整治溝渠，填平污水塘和死水池；每個生產隊新建一個儲糞池，防止蚊蠅孳生和保持肥效；新建自動加蓋的公共廁所，實行專人管理糞便和分配肥料等制度。滅鼠工作除了發動社員利用一切工具來捕捉外，還採取堵鼠洞、斷鼠糧，用藥物毒鼠等辦法全面圍剿老鼠。

在改善環境衛生和個人衛生方面，決定將村與村之間的交通要道、橋梁填平和加寬，在適當地方設立飲水站，開辟運動場，推廣經常剪指甲的個人衛生制度，改變過去十六歲以下小孩不

剪指甲的封建思想和習慣。各自然村還將全面進行綠化、美化工作，每個成年人種果樹一棵、花五株，包種包生，還將制定保護花木、果樹的制度。

這個社的衛生站決定今年內將為岐樂社全體社員進行一次體格檢查，推動社員開展體育運動，注意食物營養，以增強體質，延長壽命。

四害上天無路，入地無門

黃 越

古老山村新風尚

最近有許多外縣或本縣的農民、幹部翻山越嶺到廣寧縣城東邊深山里的下堀社去訪問，在絡繹不絕的山路上，聽到人們談論着：“了不起呀！一年內消滅四害和終止了流行病！”

到這裡參觀的人，誰都會覺得這個社所在地的村子並不雅觀，一百二十間古旧的泥磚屋，參差不齊地建築在陡斜的山坡下，完全不是想象中“美麗的山村”。但是，當人們走進村內逐巷逐屋看看，清新愉快的感覺就油然而生。每家牆壁都刷上潔白的灰水，用山石砌成的大路小巷，掃洗得光潔照人。無論走到村子那個角落，也看不到垃圾或豬牛糞，溝渠里見不到污水臭泥，住屋周圍五十公尺內的雜草都鏟得干干淨淨，屋內窗明几淨，用具井井有條。

每天早上，便見到村民們拿着垃圾往垃圾池里倒，牽牛出田去后，幾個缺乏勞動力的五保戶，每人手執屎夾子和糞箕，將路

上的猪牛粪拾干净，每天早晚轮回拾两次。村里一星期就大扫除一次，杂草刚冒头就又被镰掉……。这些，已成为群众习以为常的工作，象吃饭睡觉一样不可缺少。

不过，外处来的人仍不及本地土生土长的人感受那么深切。有这样一件有趣的事情：该村有一个青年在城里卫生院工作，要打了预防针才敢回乡探亲，但一进村看到的景象和以前绝不相同；回到家里，见到人畜已分居，过去不重视卫生的老爸爸是全村第一个用起公筷吃饭的人。他带着几分惊叹地说：老乡们变得多快呀，完全不是记忆中的脏村子了。



經常保持清扫制度，做到街明巷
潔，圖為下垌社的整潔環境之一

讓不光彩的評語永遠消逝

原来这个山村在过去是远近三十里内以肮脏和疾病流行出名的。它靠近山野，老鼠麻雀群居，地势凹凸不平，打扫不易，久而久之，臭泥、垃圾和山上冲下来的腐叶堆积满村，还有五个长年不干的臭水池，环绕全村的一百来间小厕所，臭气熏天，孳生出大量蚊蝇。这里不仅是人居住的地方，也是鼠雀蚊蝇的温床。天花、瘧疾、痢疾已流行了几代，在村里随便可以碰到因患天花病麻臉和患过瘧疾脾臟腫脹的人。人們的迷信觀念很重，小小的村子就有兩間神庙。过去，方圆几十里的农民，对这条村下了一个不光彩的評語，說下垌有三少：長寿的少，精壯的少，漂亮的

少。

可以設想，在这里搞起衛生运动，在短短一年內改变人們根深蒂固的生活習慣，是多么不容易的事情呀！1954年，宣傳農業發展綱要草案談到講衛生、除四害的时候，許多干部持着这样一种論調：我們不同于平原地区，蚊蝇鼠雀特別多，扑灭不了。有些迷信的老头子甚至說：“蚊蝇鼠雀是天生之物，天生的东西只有天收，人怎能灭得淨。”右傾保守和听天由命的旧意識支配着大多数村人的思想。因此，年复一年，四害有增无減，流行病还是繼續着。

1956年，这里办起高級社了。在年終結算的时候，干部們發覺許多收入少的人都是因病不能出勤；社員全年出勤率仅占70%多，曠工的原因也大多是因病。当时干部們商量如何制訂好来年产計划，提出了如何提高出勤率的問題。討論时，有人气愤地說：“首先要使病鬼不纏身才行！”曾在大城市当过工人的會計成經糾正他的話說：“什么病鬼不病鬼，还不是我們村的农民不講衛生之过！”这么一来，大家就訴起不講衛生不除四害的苦来了。

“祠堂門口那堆垃圾是祖公三代留下来的啦！”

“走进厕所，屁股給蚊子叮腫。”

“六月天，吃飯不小心，蒼蝇也当豆豉吞下。”

“他媽的，我屋边那堆杂草狐狸打了窩，銜走我一只母鷄。”

“禾熟时，到田里赶麻雀，化多少劳动力呀！”

“哎哟，我家的老鼠多到起碼可以組成几个戏班子。”

大家訴一会笑一陣，社主任黃經全听着听着，臉色紅了三分，最后斬釘截鉄的說道：“好吧，从今天起，我們不要再象过去那样和蚊蝇鼠雀‘和平共居’了，大家动手起来徹底消灭它們吧！”跟着，社的党支部作出決定，要求所有黨員干部積極参加村

里的衛生工作，帶動群眾；同時制訂了搞好環境衛生和消滅四害的全面計劃。接着，一面派幾個青年到區衛生所學習衛生知識，回來當保健員；一面動員群眾進行全村大掃除，圍剿蚊蠅的孳生地，進一步則是組織群眾捕捉麻雀、老鼠。

从少数积极分子动手到全村动手

山区的农民从来都没有講衛生的習慣，要搞好衛生是碰到不少阻力的。下垌社在去年春天开始搞环境衛生的时候，社員中便出現了“三派”：第一派是所謂“激进派”，里面包括黨員、共青团員和青年們；第二派是“中間派”，包括一些中年人和妇女；第三派是“保守派”，包括老年人和有濃厚迷信思想的人。“激进派”的人主張搞衛生最積極，“保守派”反对，說疾病流行是風水关系；“中間派”虽然贊成搞衛生，但仍然相信風水，主張穩重一点。

当大掃除的第一天，剛巧屬於“保守派”的成全貴的孙子病死了，他兩公婆便出来呼天搶地，說大掃除激怒了什麼“三王、五煞、土地神”，闖下了禍。“保守派”的人們听了一呼百和，聲言如果再搞，就要拚老命。“中間派”为了緩和一下空气，立即从二十里外請來“風水先生”，說要擇定吉日才再搞衛生。那個“風水先生”裝模作樣的在村里走了一轉，胡說八道地出主意：大約要一个月後才有吉日。“激进派”中的青年們，听了又气又急，还是要硬干下去。一場辯論展開了，大家的意見相持不下。“中間派”的人提出一个“折衷”的見解說：“太陽下山后动工就不怕惊动土地神了，大家覺得怎么样？”“保守派”的人有些相信，无可无不可的同意在晚上动工。干部們考虑到这是急不来的，要逐步說服群眾，于是劝服青年們在晚上动工。青年們的勁頭很大，一連三個晚上点着汽灯进行大掃除、鏟杂草，把全村二十多万斤的垃圾搬上田做肥，疏通所有的溝渠，掏淨臭泥，填平臭水池几个，全村的